唯意志恐怖主义

作者：笑笑斋

他行于荒僻的夜路，四周幽邃黑暗

“若是有鬼，还请速速将我带走吧”

他这么想着，实际上他也并不求死，但活的欲求也不甚强烈。

可他环顾四周，除了砖房与杂木，这夜景一无所有

微风吹着，夹着些许沙砾，夜鸟立在病殃殃的树上抖着头，远处一只黑猫急匆匆地溜过

在他眼里，这一切有的只是如他一般的凄凉与寂寞

若有鬼，那鬼也不会比他更像鬼了

人若活到了他这种连死都无所谓的颓废地步，恐怕就算是鬼，也会无可奈何地懒得搭理了吧

他慢慢地走着，淡漠的忧愁也渐渐淤积，他忽然想大叫，想高歌，但又不忍自己的五音不全玷污了这夜色

不知道从何时起，他已爱上了这夜色

此刻，他只爱这良夜，他突然觉得，自己除了这夜，已一无所有，一无所有者已无所畏惧了，除了不知何时到来的日出会将这良夜夺走，他已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

“嘎嘎—”

那夜鸟突然腾空而起，打破了他那独属人间失格者的矫情的自哀

他恍然抬头，夜鸟回旋其上

夜鸟的飞翔令他感到非常有趣，他想着，自己若也能如这夜鸟一般飞翔，那也必能超越现在这颓唐的状态了吧

他看着夜鸟，一时忘记了一切，自失于这夜鸟的飞行之中，而只觉其潇洒，眼睛直循着夜鸟的回旋

他的身体也渐渐地跟着夜鸟回旋的律动，不自觉地在这路上如舞蹈般乱步，心中也舒了一丝快意

可又一个不小心，脚下突然像踩了什么东西，毛绒的软触中又有着骨状实体的“咔嚓”断裂

他蹲下细看，却是那只黑猫，侧躺于地上，它看上去死了，并且像已死很久，以至于他把它的腿踩断了都未有一声哀叫

实际上，他也并不确定这只死猫与先前所看到的黑猫是不是同一只，但也没有什么证据证明不是，而且这本身也并不是打紧的。

要紧的是，他踩到了一只死去的黑猫，这使他忽然间有了丝负罪感，尽管死去的猫并不会痛了，但不知为何，这唤起了他传统意识中对死去之物的敬重

他想着，不管怎样，这猫跟他一样，也是可怜的，不如就想办法先埋了吧，也免得明日这街上尽是食尸的蚊虫，扰了他人清晨的酣适。

“呜~~~~”

他刚弯腰，正准备伸手抱起这猫的身子，却又听见一阵哭声

这哭声极小，若不仔细分辨根本不会注意，可现在这夜空寂静，这哭声便显得格外明亮。

“谁？”他转着头向四周惊问道。

这哭声仿佛受惊般，立即消失

他警惕起来，左右张望，却依旧毫无发现。

他皱眉沉思，或许是自己多疑了吧？

这时一阵风拂过，带来些许腥甜的味道

“嘶——”

他倒吸了口凉气，气候也似乎骤冷，令人生寒。

他低头，这才发现面前的黑猫已经摇晃着三肢站了起来，断掉的后腿耷拉着，血液流淌不住，并且被血染红的路从夜色的远方直铺到了他面前

他愣住了

这猫，竟还没死

“你、你……你怎么还没死啊！”

他颤抖着说出这话，原本死寂沉郁的心中不知为何也竟然就生出了些许恐惧。

黑猫瞪视着他，嘴巴半张，舌头耷拉在外边，鲜血顺着舌尖往下流，滴落在地。

“嗬嗬……”

它喉咙发出低哑的怪响，一双爪子向前伸展，直扑向他的咽喉。

“呀————”

他猛地后退几步，手臂因本能忽得一挥，猫儿直接似棒球般被打得飞远，他自己这因生命本能而突如其来的猛力也着实把他自己吓了一跳。

这太突然了，这突然的变故，令他好生愣了几秒，待他回过神来，四处张望，却也不知道那黑猫被打飞到哪里去了。

但他清楚地知道，刚才的一切都不是幻觉。因为那猫留下的血路还在，直达前方那因黑夜而昏暗得看不清的路的最远处。

这长得吓人血路也真令他突然有些害怕了，他本以为自己早已不会恐惧了的，毕竟他自以为自己连自杀都不怕了，鬼天大的本事也不就是把人弄死吗，但他知道，他还是真的恐惧了。

他若继续向前，会有鬼把他杀了吗？但他知道他是不怕死的，毕竟他颓唐得早就没什么生命的实感了。

所以，他想，他在害怕什么呢？恐惧的本身吗？这太荒谬了，他想着

于是他继续向前走着，毕竟走回头路，也并不能让他减少多少恐惧。所以他想着，不如就索性看看，这长得吓人的血路的尽头是什么让那黑猫伤得那么严重。

“嘎嘎——”

又有夜鸟的叫声，却又不见其踪影。

夜风依旧呼啸着吹来，他迎着风走着

在夜风中，他耳畔恍惚间听到一声惨叫。

他四处张望，却发现什么都没有

“唉”

他轻叹了口气，这声叹息，终归也只剩下无尽的空虚。

这夜晚忽然只是让人觉得漫长了

他走了很久，却总是走不到路的尽头。他想，这条路，应该是永远走不到头了吧？

他想休息一下了，于是停了下来，坐在了地上

他这才发现那黑猫的血路不知什么时候早已断了不见了，他走的时间实在太长了，早已在不断的恍惚与恐惧之中忘记了最初的目的，回头四望亦不见那黑猫的血迹之路，忽然间，他有的只是一种惘然若失的感觉。

“嘎嘎嘎——”

他听见那夜鸟的叫声又在耳边响起。

这次却是从前方传来，虽然不是那般清晰了

他抬头仰望，月光洒满了大地。

这一刻，世间好是安静，他不再有那样的恐惧了。他想，既然是安静的夜晚，不如就趁此休憩片刻吧。

他闭上了眼睛，躺了下去。

不知过了多久

“咯吱咯吱咯吱咯吱……”

有什么爬动的声音，像是什么在地上爬行，发出的磨牙声。

他睁开了眼，却瞧见一只夜鸟正在地上跳动地啄食他的脚趾

他吓得一下子撑起上半身，只见他鞋袜残损，可露出的脚趾却令他自己一下子陌生了。

露在外面的脚趾已经腐烂，散发着恶臭。夜鸟用锋利的喙啄开了脚趾的皮层，随即啄撕了红肉，又将其放进了自己的嘴里咀嚼，吃得津津有味。

这画面太诡异了。

“咕咚……”

他吞咽口水。

太诡异了，他甚至没有感觉到痛感，因此，他对于自己变成了这样的脚趾，他有的只是一种陌生感与新奇感。他吞咽着口水，他也突然对自己肉的口感也感到了好奇。

不过他现在最在意的是，他的脚趾，究竟还算不算是他的脚趾呢？

他突然因为这种奇异的景象而陷入了沉思

“咯咯——”

啃咬的声音又一次响了起来，鸟开始吸它的骨髓了。

他看了眼脚踝处，那里不知何时也已露出，却又已然成了虫围的腐肉烂骨，但他仍未察觉到疼痛，甚至，连麻木都没有了。

“咕咚——”

又是一次吞咽口水的声音，他不知道自己在吞咽口水还是夜鸟在吞咽口水。

就在这时，那夜鸟的身形突然变大，变大，再变大，直到变化完全停止变成了一只齐人的巨禽。

他看着眼前巨大的鸟，它头上覆盖的羽毛不知为何已经褪得干净了，露出了狰狞丑陋的脸庞和森森獠牙。

它的眼睛猩红而充满野兽的戾气，凶狠地盯着他。

“咔擦——”

鸟的爪子突然弹起，一下抓碎了他的肩膀，拉着他整个人冲天而飞，他突然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感与超脱感，他也知道鸟的爪子并不温柔，但他奇异地并没有感到一丝疼痛。

飞天向上的时间并没有太久，到了云层之上，那大鸟转瞬间又将他朝着地面直甩而下。

这一甩的瞬间，他听到了自己骨骼的破裂声，但也依旧没有痛觉。

大鸟亦飞翔着随他一同直冲地面，他看到那鸟的鸟嘴在他的脖颈上于半空中舔舐，他听到了自己脖子软骨折断的脆响，他闻到了自己鲜血涌出的味道。

他想着自己必命丧于此了，可又奇迹般全无痛感，他心想，这又何尝不是上帝对他这颓唐之人最后的爱。

可谁知这大鸟是不是突然发了仁慈，在他行将坠地的那一段又突然叼住了他的大腿，慢慢地减速。

他刚对这大鸟突然有了感激，可这大鸟却又回天一扯，大腿被离身撕裂，热血顿时喷涌，但他掉在地上也竟然因此没死没晕

他躺在地上直怔，这一切太过离奇了，一切都像梦一样，那大鸟叼着他的腿依旧盘旋于上空，腿的断面红块白丝像极了菜场吊着的肉

他盯着自己离身于天随着大鸟回旋的大腿，虽然大脑完全无法对此思考了，但周边的一切随着时间忽然慢慢地都有了真实的触感，杂草给皮肤的瘙痒，风沙刮伤口的不适，月光予双眼的炫目…以及，随着触感恢复突如其来的剧痛，他的痛觉突然恢复了，他这才似大梦初醒，忽然从无苦的天国回到了残酷的世间。

在发出他此生最凄厉的惨叫之后，剧烈的疼痛令他凭着本能迅速作出了反应，他简直就像依着本能，果断地用空垂的裤腿将伤口绑好止血，又依着本能地迅速爬着逃走

他不敢再往天上看那大夜鸟了，不可名状的恐惧填满了他的心，他只想活下去了，他那颓废许久的心儿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产生着对生的渴望

他承认自己害怕死亡了，他害怕失去生命了，他现在只想活下去，他想生活下去，他想继续生活下去，他突然觉得自己以前从未生活过，他对自己以前那种颓废的生活只觉后悔莫及，他觉得自己现在才领悟到了真正的正确的生命意志，他觉得自己应该活下去并用现在的这种生命意志来过真正的生活。

他疯狂地用三肢爬动着，依着生命意志的本能爬动着，等他这种生命意志的狂热慢慢消退之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爬了多远，以及由于生命本能的剧烈爬动导致的伤口复出血有多严重，血流的路径从他的身下直通他身后无尽的黑暗的无尽的远方的无尽的道路，他这个时候突然感到了失血产生的眩晕，也许他刚刚的狂热的消退也正是由于这种失血，但事已至此，他已别无选择，他只能继续爬行或者原地等死了，但他也确实爬不了多久了，他最后只能精疲力竭地眼看着前方，眼泪忍不住流了出来

“呜~~~~”

自己的哭声一出，他突然被吓到了，他又突然转而惶恐，因为他突然警觉地听出了这哭声，他又突然认出了前方的砖墙与杂木

以及，那远处的黑猫—它还没死，并且四肢健全地向他走来，邪绿的猫眼直瞪着他。